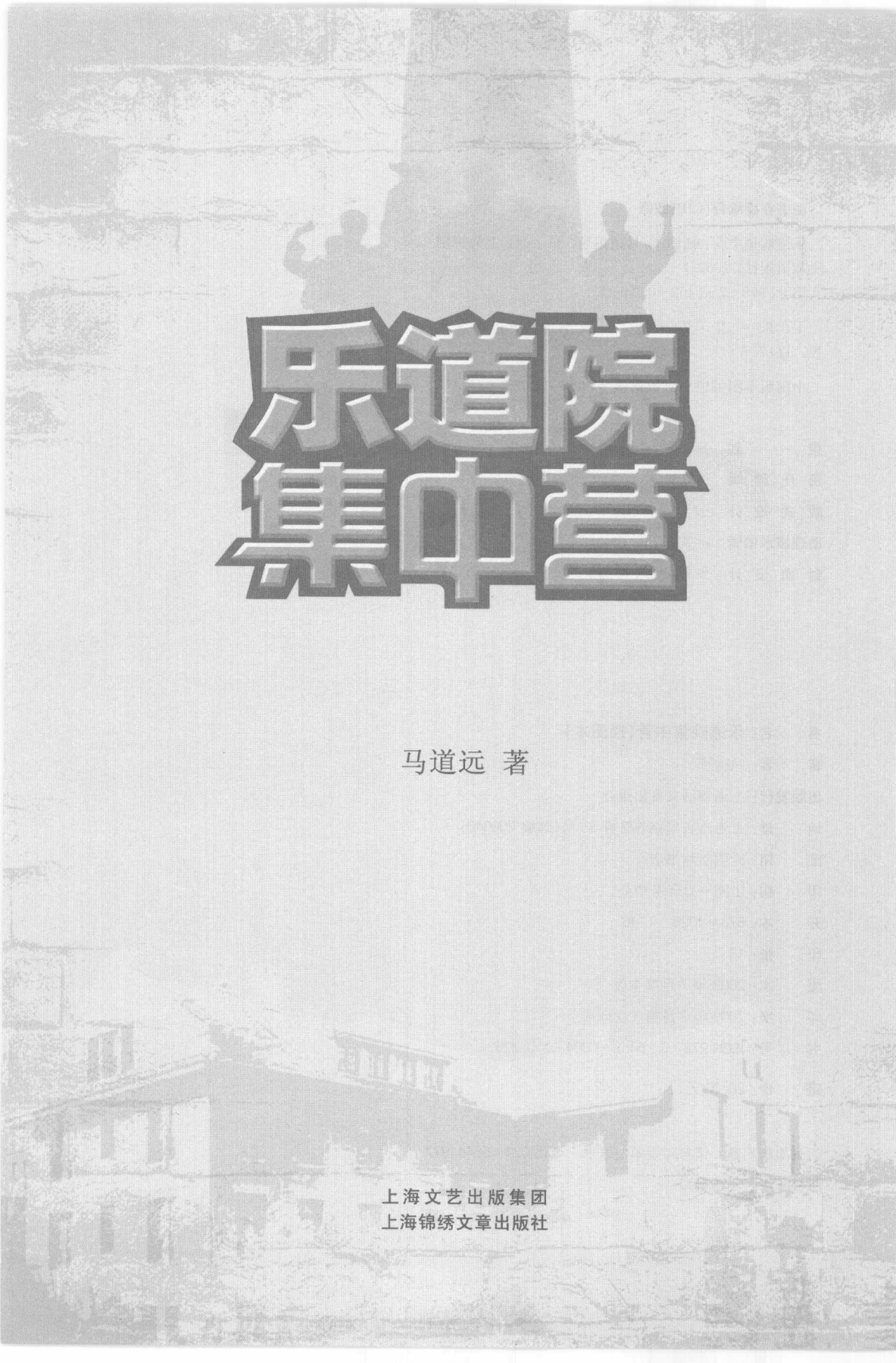


乐道院 集中营

马道远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乐道院 集中营

马道远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乐道院集中营:插图本/马道远著.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5452-0304-2

I. 乐…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8566 号

策 划 肖 博

责 任 编 辑 许 铭

版 式 设 计 王 品

助理技术编辑 孙宗霄

封 面 设 计 华夏视觉·李彦生

书 名: 乐道院集中营(插图本)

著 者: 马道远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邮编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一众印务中心

开 本: 670×1028 1/16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304-2/J. 225

定 价: 2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电话 021-56441977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内 容 简 介

乐道院集中营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设立的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因其地处山东潍县,又被称为山东集中营或者潍县集中营。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的盟国侨民共有2000多人,其中不乏对当时以及对后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名流贤达。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一度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后越狱潜逃。获得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冠军的英国著名运动员埃里克·利迪尔长期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后在集中营病逝。

《乐道院集中营》是国内第一部反映侵华日军设立的盟国侨民集中营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直接描写侵华日军和汉奸心态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探究了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困境,表现了人生的辛酸、苦涩和无奈,再现了潍县集中营内外的历史画面,将二战集中营的真实状态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分镜头式的表现手法,重点描述集中营内部盟国侨民的生存状态,刻画了统治集中营的日本人的凶残暴虐和日军高级将领的人性反思。

贯穿全书的人物张稼生,作为一个为日本人工作的平民,介乎汉奸与备受欺凌的国民之间,他内心充满对日本人的仇恨,却还要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存,其处境和内心世界都是极其矛盾的。本书通过对这一人物的刻画,展现了中国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及渴望和平的迫切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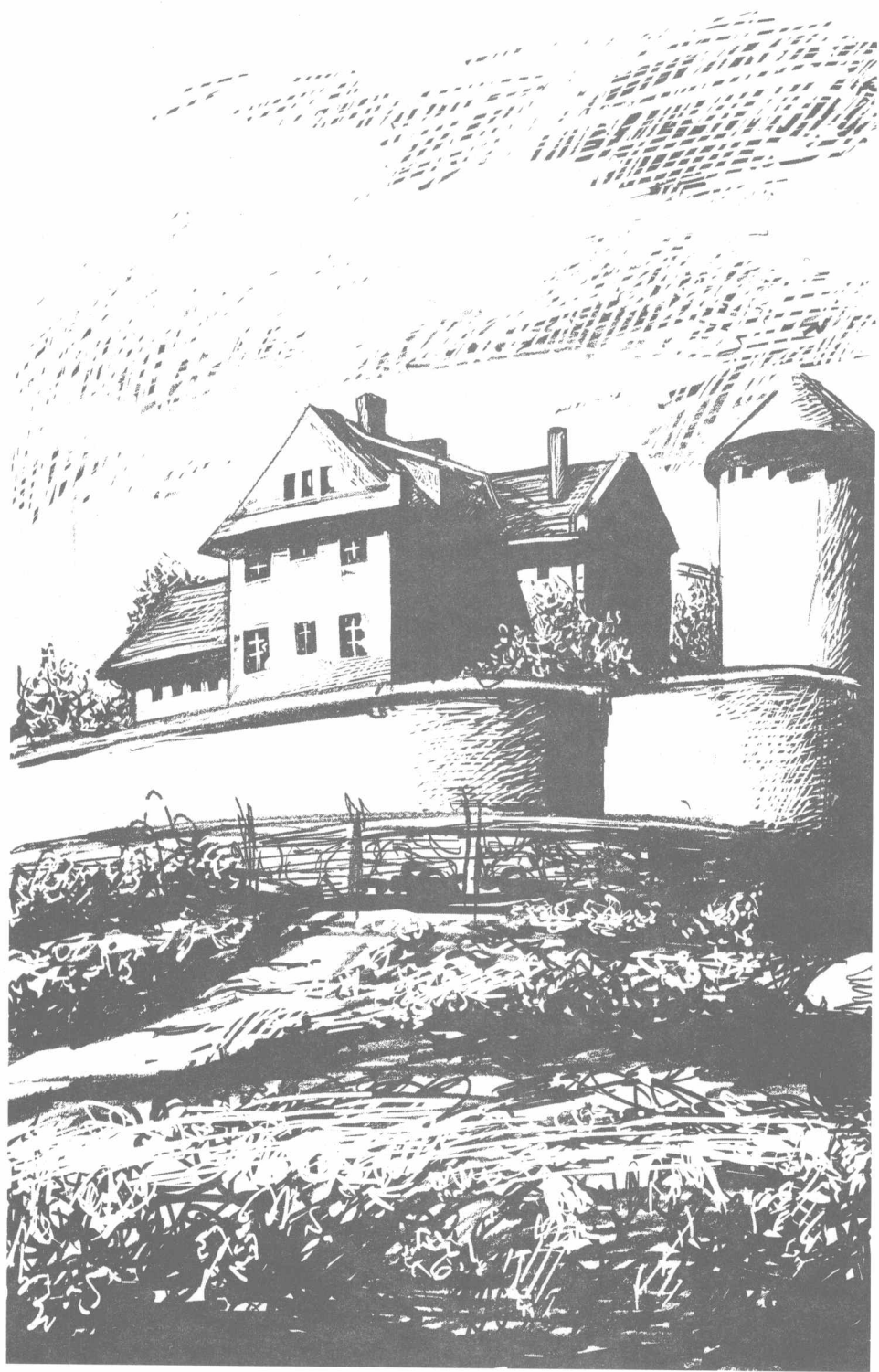
天气越来越热了，购买冰块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泰丰楼饭店的伙计还未走出胡家庄，潍中饭店的伙计又出现在了村西口。张稼生走到院门东侧的大柳树下，从肩膀上抽下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手扶着树干静静地站立着。潍中饭店的伙计推着独轮车走到张稼生的院门前，慢慢将车腿靠在地上，直起腰对着张稼生笑了笑。张稼生招呼他坐在大柳树下面的树荫里，独自卸下独轮车上的四个保温箱，搬进了院子。

张稼生长年从事冰块的贮藏和销售，却从不允许前来购买冰块的客人进入院子，更不用说进入那两个用来贮藏冰块的冰窖了。他泡了一壶茶递给潍中饭店的伙计，回到院子里关上院门，换上棉衣棉裤棉鞋下到了南面的冰窖。冰窖里阴暗潮湿，寒气逼人，张稼生脸上的汗水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四个保温箱全部装满冰块，小心翼翼地搬出冰窖，整整齐齐地摆在了冰窖东侧的葡萄架下。除了无休无止的知了的鸣叫，院门外面的街道上多了一些杂乱的脚步声。张稼生关紧冰窖门，坐在冰窖门前的凳子上脱掉棉衣和棉鞋，意外地听到那些脚步声回响在了自家的院门前。伴随着一声巨响，院门大开，高桥兵卫和凌谷虞白带着 6 名日本军人出现在葡萄架下。张稼生慌忙站起身，胆怯地望着站立在葡萄架下的这几位不速之客，不小心蹭倒了身后的凳子。高桥兵卫从腰间拔出佩刀在张稼生眼前晃了晃，用生硬的汉语大声说道：“你的，跟我们走。”

张稼生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他努力站直身子，从葡萄架上取下刚才脱下的白色衬衫穿在身上，趿拉着一双布鞋，双手提着没有来得及换下的棉裤出了院门。潍中饭店的伙计早已不见了身影，院门东侧的大柳树下面散落了一地茶壶和茶碗的碎片。张稼生绕过倒在院门前的独轮车向西走了大约十几米，突然听到早已瘫痪在床的妻子程美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不知道自己要被押到什么地方，也不敢问，只是默默地回望了一眼自家的院子，无奈地跟着高桥兵卫、凌谷虞白和另外 6 名日本军人向乐道院集中营走去。

乐道院集中营位于胡家庄西面、潍县城东南面，是日本人借助乐道院设立的一座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乐道院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山东的重要传教基地，也是广文大学、广文中学和潍县基督教医院的诞生地。出于对外国人的好奇，也出于谋生的需要，张稼生从记事起就跟乐道院里的牧师、医生和教师打交道。曾经担任广文大学校长的格雷戈里·里夫斯非常喜欢张稼生，他不仅将张稼生介绍进乐道院当了一名勤杂工，而且还教会了他贮藏冰块以及制作冰淇淋的技术。

踏着坚硬的黄土路惴惴不安地走向乐道院集中营，张稼生根本没有留意道路两旁一望无际的玉米，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高桥兵卫手中的佩刀和凌谷虞白手中的刺刀。高桥兵卫和凌谷虞白懒洋洋地走在张稼生前面，不时地抬起手臂擦擦脸上的汗水，又不时地回头看看



张稼生没有来得及换下的棉裤。端着刺刀走在张稼生身后的那6名日本军人也被阳光炙烤得无精打采，他们懒洋洋地驱赶着张稼生走进乐道院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大门，相继停下了脚步。张稼生回头看了看他们，继续跟着高桥兵卫和凌谷虞白向北走去。

在张稼生的记忆中，日本人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侵占的乐道院。在随后的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乐道院的四角出现了四座高大的监视台，围墙上出现了铮铮作响的电网。作为乐道院以前的勤杂工，张稼生经常出入外国传教士住宅区，也就是现在的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对于警备司令部里的一切，自然是非常熟悉的。再一次走在自己曾经无数次走过的鹅卵石甬道上，他下意识地四处望了望，脚步略微停顿了一下。高桥兵卫注意到了张稼生脸上怅然若失的神情，他收起佩刀对着张稼生呵斥了一声，夺过凌谷虞白手里的步枪向着张稼生狠狠地捣去。张稼生略一躲闪，枪托正好捣在右腿上。他痛得咧了咧嘴，走路顿时一跛一跛的。凌谷虞白从高桥兵卫手里接过步枪，押解着张稼生来到四号楼南面甬道西侧的一棵大槐树下面，毫无表情地指了指张稼生的双脚。

外国传教士住宅区位于乐道院的西南角，共有四幢楼房，唯一的一条南北甬道将这四幢楼房分成了两部分。甬道的东侧从南往北分别为一号楼和三号楼，甬道的西侧从南往北分别为二号楼和四号楼。广文大学迁往济南跟另外几所大学合并为齐鲁大学之前，里夫斯曾经长期居住在四号楼内。乐道院集中营建成后，四号楼又成了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司令汤本义雄的办公楼。凌谷虞白跟着高桥兵卫走进四号楼，很快又走了出来。他站在楼前的台阶上对着张稼生招了招手，右手拄着步枪，茫然地望着大槐树的树冠。张稼生揉了揉疼痛难忍的右腿，低着头踏上四号楼门前的台阶，胆怯地望着凌谷虞白手里拄着的步枪。凌谷虞白推开楼门，引领张稼生走进汤本义雄的办公室，转身走到房门北侧，站在了高桥兵卫身边。汤本义雄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吊扇和一台落地扇，两台电风扇的叶片都在快速旋转着。汤本义雄双手按着办公桌仰靠在椅背上，不解地望着张稼生双手提着的棉裤，微笑着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张稼生低着头走到那把椅子背后，低着头注视着地面上成片的水渍。汤本义雄坐直身子，打量着张稼生用汉语说道：“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张稼生没想到眼前的这位日本军人竟能说出如此流利的汉语，他抬起头看了看汤本义雄，盯着汤本义雄身后的日历牌答道：“1943年7月8日。”

“要是你对大日本皇军不诚实，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汤本义雄微笑着说道。

张稼生低下头，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慌乱。

“听说在大日本皇军进驻乐道院之前，你一直是乐道院的勤杂工？”汤本义雄提高了声调问道。

“对。”张稼生答道。

“听说在大日本皇军进驻乐道院之前，乐道院曾经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汤本义雄继续问道。

“我不知道乐道院曾经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张稼生答道，“我是个农民，只知道挣钱养家。”

汤本义雄点了点头，再次仰靠在了椅背上。高桥兵卫走到张稼生面前挪开椅子，闪电般

地捣了张稼生两拳,然后又猛得抽了张稼生一记耳光。张稼生挣扎着站稳身子,左手捂着脸,右手提了提即将滑下腰身的棉裤。高桥兵卫歇斯底里地用日语发泄了一通,慢慢地退到北面的墙壁前,坐在了一张沙发上。凌谷虞白拄着步枪站在房门北侧,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盛开的月季花,好像身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汤本义雄轻轻地敲了敲办公桌,站起身走到落地扇前面,斜视着张稼生说道:“告诉我,谁是八路军的联络员?”

“我不知道乐道院曾经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点,更不知道谁是八路军的联络员。”张稼生啜囁着答道。

汤本义雄笑了笑,刚要说什么,高桥兵卫猛然跳到张稼生的左前方,狠狠地踹了张稼生一脚。张稼生啊的一声蹲在地上,半个屁股裸露了出来。汤本义雄不耐烦地对着高桥兵卫说了几句话,高桥兵卫顿时低下头,尴尬地走出了四号楼。张稼生提着棉裤站起身,任凭脸上的汗水像小溪一样向下流淌着。汤本义雄离开落地扇走到张稼生的身体右侧,抬起左手拍了拍张稼生的肩膀,拉长了声音说道:“有人说你就是八路军的联络员。”

从胡家庄艰难地走到乐道院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又从警备司令部大门口艰难地走进汤本义雄的办公室,张稼生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根本没来得及思考日本人抓捕自己的原因。听到汤本义雄把自己当成了八路军的联络员,他忽然间有了一种赤裸着身子跌入冰窖的感觉,全身瑟瑟颤抖起来。汤本义雄好像突然间放松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再次拍了拍张稼生的肩膀,拉长了声音说道:“只要你能供出你的组织,大日本皇军一定会饶恕你的。”

“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张稼生无奈地说道。

汤本义雄没再将审问进行下去,他跟凌谷虞白小声嘀咕了几句,默默地回到了办公桌前面。凌谷虞白走到张稼生身边晃了晃手中的步枪,想说什么但又没有说出口。张稼生抬起头望着凌谷虞白的眼睛,举起右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凌谷虞白对着房门摆了摆手,提着步枪向外走去。张稼生瞥了一眼汤本义雄,跟在凌谷虞白身后走出了四号楼。因为走得太匆忙,张稼生在楼前的台阶上摔了一跤,两只胳膊都磕出了血。

虽然外国传教士住宅区成了集中营警备司令部,但里面的布局并没有大的改变,仅仅是封闭了北门另开了南门。张稼生从地上爬起来,望了望被堵塞的北门和围墙上的电网,忐忑不安地跟着凌谷虞白踏上三号楼前面的甬道,走向了自己曾经经常出入的那三间储藏室。储藏室的东山紧贴着警备司令部东面的围墙,北面就是供暖用的锅炉房。日本人把自己带到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干什么,难道要处死自己吗?张稼生的心里又一次充满了恐惧。他满腹疑虑地走到储藏室门前,胆战心惊地注视着凌谷虞白手中的刺刀,眼前一阵眩晕。凌谷虞白什么话也没说,他掏出钥匙打开储藏室的门,随手将张稼生推到了里面。

储藏室竟然被改造成了审讯室,这是张稼生做梦也想不到的。他望着屋子里的门字形支架、铁链以及各种各样的刑具,眼睛的余光依然停留在凌谷虞白身上。凌谷虞白在审讯室里来回走了几趟,面无表情地迈出门槛,锁上了房门。张稼生谛听着凌谷虞白的脚步声渐渐西去,双手扶着西面的墙壁躺在地上,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可能是因为审讯室里太寂静,也可能是因为精神高度紧张的缘故,张稼生一直睡到黄昏时分才醒了过来。他微眯着眼

睛看了看两只胳膊上的血迹，屏气凝神地听了听四周的动静，双手揉了揉疼痛难忍的太阳穴。审讯室的房门开在最西面的房间，房门东侧有一张木排椅，张稼生坐在木排椅上脱下棉裤，晾在了椅背上。

审讯室的窗子早已没有了窗扇和玻璃，取而代之的是拇指粗的钢筋。张稼生穿着裤衩走到门字形支架下面，无意中看到五年前自己亲手种植的那株石榴树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了。他迫不及待地走向南面的窗子，禁不住脚下一滑，猝不及防地跌倒在地面上。审讯室的地面凹凸不平，凹下去的地方湿漉漉的。张稼生攀着窗台站起身，发现两只手都沾满了血迹。那些血迹黏黏的，还散发着血腥味，显然是不久前留下的。张稼生痴痴地凝望着暗红色的地面和窗子下面暗红色的墙壁，不再心存任何生的奢望了。

审讯室南面的石榴树逐渐变成了一团模糊，西南面一号楼的窗子次第亮了起来。数不清的蚊子像参加宴会一样聚集在审讯室里，嗡嗡地鸣叫着，快乐地舞蹈着，争先恐后地亲吻着张稼生裸露的身体。张稼生饥渴难耐，最终完全放弃了驱赶蚊子的努力。他离开窗子直挺挺地躺在木排椅上，任凭蚊子贪婪地吮吸着自己的鲜血。没有了对生的奢望，也没有了对死的恐惧，张稼生竟然对叮咬他的蚊子产生了怜爱的情愫。周围的亮光全部消失，审讯室完全被黑暗笼罩了，只有偶尔划过夜空的探照灯的光柱送来短暂的光明。第二天早上，凌谷虞白走进审讯室踢了踢光着身子躺在棉裤上的张稼生，随后走到了审讯室门口。张稼生穿上棉裤，不好意思地对着凌谷虞白笑了笑，不由自主地抓了抓胸前的红色斑点。凌谷虞白看了看张稼生略微有些红肿的脸颊，抬起手指了指审讯室门前的甬道，什么话也没有说。到哪里去呢？难道真的要处死自己吗？张稼生的脑子里倏地闪过几个念头，又倏地消失了。

走出审讯室，看着凌谷虞白锁上门，张稼生跟着凌谷虞白来到了四号楼南面的那棵大槐树下。虽然是早上，天气却非常灼热，大槐树上的知了早已开始了无休无止的鸣叫。张稼生和凌谷虞白并肩站在一起，悄悄地撑起裤腰来回扇动着。凌谷虞白皱着眉头往大槐树下靠了靠，扬起头找寻着树冠上不知疲倦的知了。四号楼的楼门悄然打开，高桥兵卫和高景之说笑着走下了台阶。张稼生往上提了提棉裤，随后吃了一惊。他没想到会在日本人的警备司令部遇到高景之，更没想到高景之会跟高桥兵卫异常亲热地走在一起。

有关高景之的疑问刚刚在张稼生的心头闪过，高桥兵卫和高景之就走到了大槐树下面的树荫里。高景之跟凌谷虞白交换了一下目光，极为严肃地对着张稼生点了点头。高桥兵卫注视着张稼生的棉裤沉默了片刻，突然从凌谷虞白的肩上取下步枪，端起刺刀捅向了张稼生。不经意间看到高桥兵卫的刺刀逼近自己的胸膛，张稼生身体摇晃着瘫坐在甬道上，很长时间都没有知觉。迷迷糊糊地听到了知了的叫声，迷迷糊糊地意识到高桥兵卫的刺刀并没有捅到自己身上，张稼生缓缓地睁开眼睛，看到高桥兵卫和凌谷虞白已不知去向，只有高景之站在大槐树下盯着自己。高景之叹息了一声，随即把一个刻有汉文和日文的铁牌子交给张稼生，小声说道：“没事了，快回家换下棉裤吧。”

张稼生挣扎着站起身，左手捏着那个铁牌子右手提着棉裤的裤腰，脸上的表情像凝固了一样。他吃力地咽了口唾沫，眼球呆滞地转动了一下。高景之再次叹息了一声，指着张稼生手里的铁牌子小声说道：“这是一张通行证，以后你就可以凭它出入乐道院了。日本人想让

你回乐道院当清洁工，又怕你跟共产党有联系，所以才把你抓进来进行了审讯。至于什么时候来乐道院报到，你还是在家里等通知吧。”

“乐道院不是有清洁工吗？”张稼生问道。

“被日本人枪杀了。”高景之答道。

“为什么？”张稼生抬起头问道。

高景之的嘴角动了动，没说什么，他和张稼生并肩走到集中营警备司令部大门口，友好地跟正在值勤的两名日本军人用日语交谈了几句，轻蔑地对着张稼生摆了摆手。张稼生瞥了一眼高景之和站在大门口两名日本军人，双手提着棉裤的裤腰走出警备司令部大门，沿着警备司令部门前的黄土路绕过东南面的监视台，慢慢地往东走去。

黄土路两侧的玉米地里没有一丝声响，略微有些泛黄的玉米叶子无奈地接受着灼热的阳光。张稼生走到路边的一棵白杨树下，双手撑起裤腰来回扇动着，失神地凝望着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乐道院。除了那三间弥漫着血腥味的审讯室，除了围墙上铮铮作响的电网，张稼生关于乐道院的许多美好的记忆几乎全部消失了，乐道院完全变成了魔鬼的乐园。站在监视台上值勤的日本军人看到了张稼生，不耐烦地端起步枪抖了抖，嗓音嘶哑地吼叫了几声。张稼生慌忙离开白杨树，提着棉裤有气无力地走在黄土路上，远远地看到刘永德拉着黄包车迎面跑了过来。

“回来了？”刘永德奔跑着喊道。

“回来了。”张稼生答道。

“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刘永德跑到张稼生面前放下黄包车，突然啜泣道。

“怎么了？”张稼生问道。

“你先上车，回家再说吧。”刘永德把张稼生拽到车上，绰起车把向胡家庄跑去。张稼生问了刘永德几句话，刘永德也不回答，只有那两只穿着黑色布鞋的大脚机械地拍打着地面。刘永德父母早亡，很小就跟着张稼生在乐道院门前摆摊卖烟卷和日用百货。那时候的乐道院里有很多医生、教师、学生和牧师，刘永德的买卖虽小，也有不小的盈余。刘永德不愿意瞅着行人的双脚过日子，等到身体基本长成，便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黄包车，当起了黄包车夫。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乐道院里的好多外国人都是刘永德的固定客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入侵占了乐道院，刘永德只好在街头拉起了零活。刘永德的妻子陆素芬是张稼生的远房亲戚，家住潍县城西南面的河洼村。1938年底日本人血洗河洼村，陆素芬的父母兄弟被杀，房屋被烧，只好孤身一人投奔了张稼生。她在张稼生家生活了三个多月，很自然地跟刘永德结了亲。

胡家庄的街道两侧站立着许多黯然神伤的村民，他们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水，面面相觑地听着张稼生家的院子里传出的哭泣声。张稼生在自家院门前下了车，匆匆忙忙地走进院子，手扶着木柱站在了葡萄架下。院子里一切如旧，只是堂屋门前多了一领芦席，十几位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聚集在芦席四周窃窃私语着，大儿子张友直、二儿子张友谅和三儿子张友闻都穿着孝衣跪在芦席上面。

不用问，张稼生就知道是自己的妻子程美娟去世了。

张友谅和张友闻看到了张稼生，更加伤心地哭了起来。张友直异常冷峻地跪在芦席上，目光直直地注视着程美娟的灵柩，脸上的表情好像暴风雨即将来临时的天空。程美娟的灵柩停放在堂屋正中靠近北墙的地方，灵柩前面铺着厚厚的谷秸。张稼生走到灵柩前抚摸着薄薄的木板，既没有哭泣，也没有说话。张友直站起身，紧闭着双唇走进堂屋，把一叠黄表纸交给了张稼生。张稼生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靠近灵柩上的长明灯点燃黄表纸，放在了灵柩前面的陶盆里。

有了昨天下午直至今天早上的经历，张稼生对生与死的理解也跟以前不同了。对于程美娟的死，他感受最多的不是悲痛和愤怒，而是凄楚和苦涩。他低着头站在程美娟的灵柩前面，一动不动地盯着缓慢燃烧的黄表纸，眼前渐渐地浮现出程美娟的身影。1938年1月15日上午，也就是潍县城沦陷后的第五天上午，程美娟因为牵挂着妹妹程丽娟和妹夫韩澹江，专程赶往潍县县城，走进了他们经营的顺昌鞋店。因为有两名顾客正在挑选鞋子，程美娟只是跟程丽娟和韩澹江寒暄了几句，便挨着柜台站在了一边。谁知仅仅过了几分钟的时间，五名日本军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鞋店。一名日本军人将程美娟和另外两名顾客驱赶到鞋店外面，晃动着手里的步枪跟韩澹江说了几句话。韩澹江听不懂日语，只是着急地连连摇头。那名日本军人好像受到了侮辱，端起刺刀捅死了韩澹江，又和同伴一起把程丽娟剥光衣服按在柜台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轮奸。程美娟目睹了这一切，立刻变得精神恍惚。她回到家里，连续几天一直高烧，后来竟卧床不起。张稼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也没能治愈程美娟的病，只好看着她躺在土炕上艰难地呼吸着每一丝空气。

陶盆里的黄表纸完全变成了灰烬，张稼生的情绪也完全恢复了平静。他揉了揉满是血丝的眼睛，将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叫到自己身边，要他们和自己一起到墓地里为程美娟挖掘墓穴。站在房门外面的刘永德听到了张稼生的谈话，急忙走进堂屋把他拽到一边，着急地说道：“按老规矩，嫂子的灵柩需要停放三天才能入土的。”

张稼生扬起头苦笑着说道：“按老规矩，能随随便便地抓人吗？按老规矩，能无缘无故地杀人吗？日本人来了，咱们那些老规矩只好改改了。这么哭哭啼啼的，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还不知又会生出什么事端。”

刘永德顿时语塞了。他离开张稼生走到程美娟的灵柩东侧，对着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说道：“你们不要去挖墓穴了，还是待在家里给你娘守灵吧。要是饿，就让你们素芬婶子先给你们做点吃的。”

张友直没有说话，张友谅和张友闻相继点了点头。

从堂屋里出来，张稼生对着站在院子里的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说了一些表示感激的话，陆续将他们送走了。在告别张稼生之前，这些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都回过头望了望程美娟的灵柩，仿佛那就是他们不久后的归宿。院子里很快沉寂了下来，只有或远或近的知了的叫声还在回荡着。张稼生走进堂屋的东间里换上短裤，从刘永德手里接过一碗热水，端着碗坐在了炕沿上。张友直把刘永德的黄包车拖进院子，找出两张铁锹和一把铁钎放到大门口，走到张稼生面前说道：“爹，我跟你和永德叔一起到墓地去吧。”

张稼生点了点头，头也不抬地喝着碗里的水。张友直卷起芦席靠在北面的冰窖上，走到

葡萄架下跟张友谅、张友闻和刘永德站在一起，若有所思地观察着头顶上的葡萄穗。张稼生到当门里放下碗，双手按着程美娟的灵柩摇了摇头，叹息着走出了堂屋。他扛起铁锹走出院门，低着头站在了大柳树下面。刘永德和张友直告别了张友谅和张友闻，各自拎着一张铁锹走到张稼生身边，跟着他向东走去。

胡家庄的墓地在村子的东南面，墓地的北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没有名字；西面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河，叫涨沔河。涨沔河是虞河的一条支流，它跟小路的交汇处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叫雨相桥。张稼生走到雨相桥上停下脚步，左手拍了拍桥栏杆，转过身对着刘永德和张友直叹息了一声。刘永德和张友直跟着张稼生走进墓地，又跟着他来到涨沔河东岸，放下了手中的铁锹。张稼生脱了鞋站在涨沔河里，长时间凝视着自己在水中颤动的倒影，不知不觉地流出了泪水。他把脸浸泡在水里，慢慢地洗掉污垢和泪痕，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墓地大小不一的坟头和高矮不一的松树。

胡家庄总共不到二十户人家，日本入侵占潍县以前，很长时间遇不到一个死人，每次出现死人，都会成为村子里的大事。可是，日本入侵占潍县以后，死人的事情逐渐司空见惯。仅仅五年多的时间里，小小的胡家庄已经有6人死于非命，加上程美娟，已经有7人死于非命了。胡家庄墓地的坟墓是按照先北后南先西后东的次序排列的，程美娟的坟墓正好应该排在涨沔河东岸。张稼生目测了一下坟距，便和刘永德、张友直一起挖起了墓穴。墓穴挖成后，刘永德想回村子拉些砖把墓穴的四周砌砌，但被张稼生拒绝了。他对着刘永德惆怅地说道：“要是我死了，你让友直他们连棺材也不要准备，直接入土就行了。”

刘永德瞪了张稼生一眼，独自围绕新挖的墓穴转了一圈又一圈，眼睛里不时地闪动着泪花。张稼生拉着他和张友直分别坐在铁锹和铁锹把上，默默地凝望着墓穴四周新鲜的泥土，没再说一句话。刘永德跟张友直私语了几声，也沉默了。越来越近的摩托车的轰鸣声从西北面传来，渐渐地打破了墓地里肃穆的气氛。张友直悄悄地走到涨沔河岸边，躲在一棵柳树南面向西北方向望了望，弯着腰回到张稼生和刘永德面前说道：“鬼子！日本鬼子！”

张稼生和刘永德闻讯跑到墓地中央，躲在了两座坟丘东南面。张友直不慌不忙地绕过刘永德藏身的坟丘，爬上另外一座坟丘的坟头，紧张地观察着疾驰而来的摩托车。日本人的摩托车共有七辆，它们从雨相桥拐到墓地北面的小路上，又沿着墓地北面的小路向东驶去。不知为什么，坐在最后一辆摩托车上的日本军人向墓地里连续开了几枪，张友直身边的一棵松树被拦腰折断，树冠落下来砸在了刘永德的左臂上。刘永德痛得咧了咧嘴，但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等到摩托车的轰鸣声全部消失了，他慢慢地挪动了挪动身子，瞅着左臂上的伤口说道：“狗日的日本鬼子也太欺负人了，墓地里能随便开枪吗？惊了祖宗们的亡灵怎么办？”

张稼生和张友直离开各自藏身的坟丘，拍打掉身上的草屑，走到了刘永德身边。刘永德甩掉伤口上渗出的血珠，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跟随张稼生和张友直回到了程美娟的墓穴旁。他们扛起各自使用过的铁锹和铁锹，默默地走出墓地，回到了胡家庄。跟墓地北侧的小路以及涨沔河西岸的小路一样，胡家庄的街道上留下了摩托车驶过的痕迹。陆素芬站在张稼生家院门东侧的大柳树下向东张望着，右手不停地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她远远

地看到了刘永德受伤的左臂，慌慌张张地迎上前去，急切地问这问那。刘永德晃动了一下左臂，不耐烦地讲述了受伤的经过，陆素芬如释重负地对着张稼生和张友直笑了笑，拽着刘永德向东走了几步，低声说道：“我擀了很多面条，你约着张大哥和三个孩子到咱们家吃午饭吧。秀秀自己在家，我先走了。”

刘永德点了点头，陆素芬便回家了。张友直瞥了一眼站在院门口的张友谅和张友闻，默不作声地走进院子，把铁锹靠在了南墙上。张友谅和张友闻从张稼生和刘永德手里接过铁锹交给张友直，立刻从葡萄架下拿过两个小凳子放到了东墙下面的阴影里。张稼生和刘永德洗了洗脸，坐在小凳子上长时间对视着，无言地交流着心中的凄楚和苦涩。到了午饭时间，刘永德绰起黄包车的车把，约着张稼生父子向自己家走去。

刘永德家在胡家庄的东北面，东面濒临涨沔河，北面濒临虞河，院门东侧生长着一棵笔直的大榆树。张稼生低着头走到大榆树下，背靠着树干停下脚步，聆听着涨沔河和虞河交汇时发出的类似哭喊的涛声。刘永德推开紧闭着的院门，拉着黄包车走进院子，站在映壁墙西侧叫了一声“素芬”。陆素芬答应了一声，拎着饭桌走出堂屋，热情地跟张稼生父子打了个招呼。秀秀一只手拽着陆素芬的衣襟，一只手抱着小猫花花，脸上洋溢着羞涩的笑意。张稼生从陆素芬手里接过饭桌安放在靠近东墙的一棵梧桐树下，伸出右手将秀秀揽到身边，故作兴奋地逗弄着秀秀怀里的小猫花花。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跟着陆素芬走进堂屋，拿出7个小凳子放在饭桌旁，又帮着陆素芬将面条一碗一碗地端到了饭桌上。秀秀将脸盆里舀上水，监督着刘永德和张稼生洗了洗手，抢先坐在了饭桌旁。

虽然饥肠辘辘，张稼生却没有丝毫食欲。他强迫自己吃下一碗面条，独自离开饭桌坐在另外一棵梧桐树下，很快睡着了。张稼生的这一觉睡得很沉，睡梦中还不停地说着话。张稼生说话的速度很快，声音又很小，大多数话语都含混不清，仅有几个字隐约可辨，好像是“血……刺刀……杀了我吧”。听到张稼生不停地重复这几个字，刘永德、陆素芬和张友直、张友谅、张友闻不约而同地放下了筷子。刘永德瞥了张友直一眼，让他领着张友谅和张友闻先回家，自己和陆素芬守候在张稼生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张稼生翕张着的鼻翼和嘴巴。刘永德不知道张稼生为什么被抓，为什么被释放，昨天晚上是怎么度过的，但他看到张稼生极度疲惫的样子，心里还是酸酸的。

刘永德家的院子里长满了梧桐树，梧桐树的枝叶在空中纵横交错，张稼生的身上洒落着斑驳的光影。涨沔河岸边骤然飞起的一群小鸟的叫声惊醒了酣睡中的张稼生，他抬起右手擦掉嘴角溢出的涎水，失神地望着坐在自己对面的刘永德和陆素芬。陆素芬站起身，到水瓮旁端了一盆水放到张稼生面前，并把一条毛巾递给了刘永德。张稼生和刘永德先后洗了洗脸，相跟着告别了陆素芬，走出了院子。正午的阳光火一样燃烧着，无处不在的知了无休无止地聒噪着。张稼生跟在刘永德身后回到自己家里，双手按着程美娟的灵柩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他找来两条绳子分别系在灵柩的两头，和刘永德用杠子抬着灵柩走出了堂屋。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扛着铁锹跟在灵柩后面，默默地走出院子来到村子中央的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下，又默默地向南走去。陆素芬和秀秀早已等候在村南口的一棵白杨树下，她们牵着手向北张望着，额头上都闪烁着汗珠。张友直快步走到陆素芬前面，蹲下身子背起秀秀，心事

重重地走进了胡家庄墓地。

程美娟的下葬仪式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仪式。张稼生跳到墓穴里烧了一摞黄表纸，让张友直带着张友谅和张友闻跪在墓穴旁磕了三个头，便和刘永德一起用绳子将程美娟的灵柩缒入了墓穴。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将墓穴里填满土，隆起坟堆，把从家里带来的黄表纸全部点燃了。黄表纸燃烧后的灰烬随风而起，像一只只乌鸦飞舞在空中。陆素芬带着秀秀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慢慢地走到横躺在墓地中央的那个树冠旁边，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张稼生望着黄表纸的火焰完全熄灭了，恋恋不舍地招呼刘永德一家以及自己的三个儿子离开了墓地。

回到胡家庄，在村子中央的那棵古老的银杏树下跟刘永德一家分了手，张稼生跟着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回到院子，随手关上了院门。他让张友直、张友谅和张友闻到西间里好好休息休息，自己光着身子洗了洗澡，走进东间里躺在了土炕上。程美娟患病后卧炕不起，一直占据着土炕的东侧，几年下来，张稼生已经习惯了她日渐憔悴的脸色和大口喘气的声音。第一次独自躺在空旷的土炕上，张稼生的眼泪再次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张稼生和程美娟的婚事还是张稼生的父亲在世时定下来的。张稼生的父亲张树理总共兄弟两人，老大张树道早年闯南洋，后来到台湾的花莲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张树理一直对张树道念念不忘，弥留之际还多次呼唤张树道的名字。张树理曾经告诉张稼生，张树道早年回过几次家，台湾被日本割占后，就再也没听到张树道的消息。张稼生的妻子程美娟是张树道的妻侄女，不过，张树道并不知道张稼生跟程美娟结婚的消息。张稼生从来没见过张树道，也不知道张树道有没有孩子，只知道他刚一结婚就带着妻子离开潍县到台湾去了。

再也看不到程美娟的身影，再也听不到程美娟的喘息声和说话声了，张稼生好像陷入了人迹罕至的荒原，除了随风颤抖的枯草，没有一丝生命的绿色。他从炕上爬起来，靠着墙壁呆呆地坐着，极力追忆着程美娟的音容笑貌。西间里不时地发出的甜甜的鼾声给了张稼生莫大的安慰，他庆幸高桥兵卫的刺刀没有捅到自己身上，要是自己把生命留在了乐道院，不光见不到程美娟，而且连三个心爱的儿子也见不到了。想到了高桥兵卫，张稼生又想到了高景之送给自己的那个铁质通行证。他从口袋里掏出通行证掂量着，心里升腾起无边际的悲凉。

以前是在乐道院当勤杂工，今后又要回乐道院当清洁工了！张稼生把手里的铁质通行证放回口袋，下意识地叹息了一声。想起以前在乐道院服务时的情形，张稼生总会想到里夫斯以及里夫斯对自己的帮助，可是，想到以后在乐道院服务时的情形，张稼生立刻想到了高桥兵卫的枪托和刺刀。好像在一刹那，张稼生想到了逃跑，随后，他又否定了自己的这一想法。逃又能逃到哪里去呢？张稼生知道潍县北部的莱州湾畔到处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国民党的游击队也频繁地活动在潍县城四周，可自己跟他们没有任何联系啊！

下午四点多钟，张友直走进东间里，注视着张稼生大睁着的眼睛说道：“日本人来了以后，咱们这个小小的村子已经死了7个人了。”

“我也是死过一次的人。”张稼生叹息道。

“尽管死亡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张友直说道，“友谅和友闻已经辍

学很长时间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现在的学校都是日本人办的,我担心友谅和友闻被教育成魏熙承那个样子,成为日本人的走狗。”张稼生说道。

“学总是要上的。”张友直说道,“只要友谅和友闻牢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不跟日本人和汉奸同流合污就行了。”

“那你呢?”张稼生问道。

“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商量这件事,等有了结果,再告诉你吧。”张友直说道。

张友直还不到20岁,可在几年前,张稼生已经将他当作大人看待了。虽然张友直的长相和说话时的声音都跟张稼生年轻时没有什么两样,但张友直眼睛里那种扑朔迷离而又閃閃爍爍的光,还是让张稼生感到了他与自己的不同。张友直不愿意过多地谈论自己的事情,张稼生也就没再多问,一时间,父子俩都沉默了。张友直看了看早已发黄的天棚,又看了看土炕西侧程美娟曾经躺过的地方,心事重重地离去了。张稼生来到当门里,目送着张友直消失在映壁墙南面,悄悄地走到西间里看了看还在熟睡中的张友谅和张友闻。

晚饭是张稼生和张友谅、张友闻一起做的。站在锅灶旁,看着灶膛里红红的火苗,张稼生再一次想起了程美娟在锅灶旁忙碌碌的身影。他擦掉溢出眼眶的几滴泪水,熄灭了灶膛里的火,把当门里的地面清扫了一遍。院子里的光线非常暗淡了,张友直还没有回家,张稼生也就不再等他了。他和张友谅、张友闻一起吃完晚饭,独自离开胡家庄,沿着涨沔河西岸的小路向南走去。小路上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涨沔河里闪烁着粼粼的波光。张稼生穿过雨相桥来到胡家庄墓地北面的小路上,才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最终目的。他从小路上捡起一段树枝,不停地抽打着面前的杂草,走到了程美娟墓前。

沐浴着暖暖的晚风,墓地里以及涨沔河两岸的树木轻轻摇曳着,连续不断地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许多小动物好奇地在张稼生眼前跳来跳去,不时地发出短促的啼鸣。张稼生围绕着程美娟的坟墓转了转,挥动着手里的树枝走到涨沔河东岸,坐在了靠近水面的一块石头上。他一动不动地盯着平静的水面,仔细追忆着这两天自己的遭遇以及自己家庭的遭遇,突然听到墓地北面的小路上响起了高景之的呼喊自己的声音。那声音低沉而又悠长,像涨沔河里潺潺的水声一样在墓地里回荡着。张稼生同样低沉而又悠长地答应了一声,站起身离开涨沔河东岸,循着高景之的脚步声走到墓地中央,对着高景之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高景之四处看了看,盯着躺在地上的那个树冠说道:“刚才到你家里,友谅说你一个人出来了,我想你肯定在这里。”

张稼生叹了口气,什么话也没说。他领着高景之到程美娟的墓前看了看,又拽着他来到涨沔河东岸,并排坐下了。涨沔河水荡漾着涟漪,水面上的波光明灭不定,一片凄清。张稼生跟高景之寒暄了数语,无奈地说道:“程美娟被日本人吓死了,而她的丈夫却要给日本人当清洁工。”

“当了亡国奴,不能不任人摆布。我也是没有办法才给日本人服务的。”高景之说道,“咱们最初相识的时候,我还是广文中学的学生。那时候的我一心想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齐鲁大学毕业后回母校担任了教员,我依然没有放弃中学时代的理想。可是,当面对日本人的带血的刺刀的时候,我却选择了苟且偷生。”

张稼生瞥了高景之一眼，仰起头注视着乐道院上空纵横交错的探照灯的光柱，沉默了。高景之叹息了一声，再次侧过头注视着张稼生说道：“乐道院已经关押了 500 多名盟国侨民，听说还将有大批盟国侨民被关押进里面。”

张稼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眼睛依然注视着乐道院上空纵横交错的探照灯的光柱。



晚上九点半左右,列车在潍县火车站缓缓停住了。透过紧闭着的模糊不清的车窗玻璃,伊莎贝拉·布朗看到站台上站满了日本军人,每一位日本军人的手里都端着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她忐忑不安地跟对面的两名囚徒交换了一下眼色,偷偷地瞥了一眼正在车厢内巡视的日本宪兵。

蒸汽刚刚散尽,车门就打开了,日本宪兵像驱赶牲口一样粗暴地往下驱赶着满脸错愕的囚徒。伊莎贝拉下了车,将行李放在站台上,又去帮着同车厢的其他囚徒往下搬运行李。因为是独身一人,伊莎贝拉的行李很简单,仅有一个行李袋。可那些有家室的囚徒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光带来了各种炊具、餐具,甚至连折叠椅、扫把、洗衣板也带来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站台上奇迹般地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

伊莎贝拉是位英国姑娘,生于埃里沃斯谷地的伊斯特伍德小镇,跟著名作家戴卫·劳伦斯是同乡。埃里沃斯谷地在诺丁汉西北九英里处,风光旖旎,伊斯特伍德小镇更是处在一片湖光山影之中。伊莎贝拉小的时候,经常在傍晚时分到埃里沃斯运河岸边玩耍,欣赏灿烂的晚霞,远眺晚霞辉映下的山峰。母亲患病去世后,伊莎贝拉跟随服务于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的父亲奥伯伦·布朗来到了中国。他们先是生活在烟台的芝罘学校,后来搬迁至潍县,在乐道院生活了整整四年。对于处在胶济铁路中段的潍县火车站,伊莎贝拉并不陌生。在乐道院生活期间,她经常跟着父亲到这里接送客人。六年前,她也是在这里坐上火车,跟着父亲离开潍县前往北平的。

列车喷着浓雾离开站台向着青岛方向驶去,数不清的晃动着的刺刀将囚徒们驱赶到站台北面的一块开阔地上。清点完囚徒人数,这些晃动着的刺刀又把囚徒们驱赶到停靠在火车站出口处的三辆大客车旁边。一名日本军人命令囚徒们呈东西方向排成长长的三队,亲手打开第一辆大客车的车门,开始了长时间的点名。这些囚徒大都是英美人,点名是用英语进行的。按照那名日本军人的要求,每点到一名囚徒,这名囚徒就要把自己的行李先放到大客车的车顶,然后再按顺序坐到大客车的车厢里。三辆大客车全部满员后,便在几辆摩托车的引导和押运下,鱼贯地驶出了潍县火车站。

伊莎贝拉是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离开潍县火车站的。运送囚徒的这三辆大客车破旧不堪,行驶起来非常吃力,好像患了癫痫病或者哮喘病的病人。伊莎贝拉紧靠着没有玻璃的车窗,默默地注视着迷茫的夜色和火车站广场昏暗的灯光,极不情愿地追忆着许多痛苦的往事。奥伯伦带着伊莎贝拉离开潍县进入北平,很快成了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授。伊莎贝拉记得很清楚,1941年12月8日上午,她正和同学们坐在教室里听父亲讲述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一队日本宪兵蛮横地冲进教室,将父亲和所有同学驱赶到教室外